

谈茯苓四逆汤之用茯苓

四川省三台县卫生进修学校 蒋子富

茯苓四逆汤是仲景为伤寒汗下后,“病仍不解,烦躁者”而设之方。对其方中用茯苓的意义,各家解释不一,除《医宗金鉴》释为“伐水邪”外,大多数注家都遵从成无己的“益阴”之说。就是解放以来的一些著作,以及中医院校的《伤寒论》教材中,对于该方茯苓用义的解释也不尽同。有的释为“益阴止烦躁”;有的注为“补虚生津”;有的解为“养心宁神”。其实,这些解释都明显地受了成氏的影响,未摆脱“益阴”的羁绊。

为了辨明仲景在该方中使用茯苓的真正意图,笔者把伤寒方中凡用了茯苓的方药与主证,以及养阴、宁神等药的应用情况进行了对比考证。认为茯苓四逆汤中茯苓的用义,当以《医宗金鉴》的“伐水邪”之说较妥。现浅述于下,供青年同道参考。

一、用茯苓“益阴”“生津”,不符合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使用养阴药的情况。养阴药在伤寒方中的应用并不少见,除了仲景常用来大补气阴的人参和 欬阴和营、益阴养血的芍药外,其它如炙甘草汤中的地黄、阿胶、麦冬、麻仁;黄连阿胶汤中的阿胶、鸡子黄;麻黄升麻汤中的当归、葳蕤、天冬;竹叶石膏汤中的麦冬;猪肤汤中的猪肤、白蜜等等,比比皆是,但却没有一处用茯苓养阴的情况。设若仲景制该方时,意在加强益阴,为何不选用他常用以养阴的这些药物,却偏偏选取了他不常用来养阴的茯苓。并重用以为君药而冠其方名之首。仲景制方之意恐非牵强地用“益阴”、“生津”之说所能够解释。

二、用茯苓“养心宁神”,也不是仲景在该方中使用茯苓的主要目的。应当承认,茯苓确有宁心安神的功效。这一点如果用来作为我们现在学习茯苓四逆汤、解释茯苓在方中的一部分作用,也是可以讲得通的,但是,它却不能用来说明仲景在创制该方时使用茯苓的主要目的。因为《伤寒论》使用茯苓的方证中,有的虽然确实收到了安神的效果,但并非是茯苓直接的作用,而是因其利水邪而使心神得安的。因茯苓毕竟是淡渗之品,主要的作用还是利水渗湿,而养心宁神不过是第二位的作用。故仲景基本上没有把茯苓作为养心安神药来使用。这可以从《伤寒论》的一些有比较明显“养心宁

神”作用的方药中找到佐证,如治疗“脉结代、心动悸”的炙甘草汤,治疗少阴病“心中烦,不得卧”之黄连阿胶汤,就都未用茯苓。

另外,据《本经》上关于茯苓“久服安魂魄、养神”的记载,说明其直接宁神的作用是较弱而缓慢的。因此,如果认为把茯苓加在四逆加人参汤这样一个回阳救阴的急救方中,是用其缓慢的养心宁神作用,则令人难以理解。

三、茯苓“伐水邪”的解释,才能正确反映仲景在该方中的主要意图。可从下面两点得到支持:

1.《伤寒论》中含有茯苓之药方条文共有20条,计11方(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、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、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、真武汤、茯苓四逆汤、五苓散、茯苓甘草汤、猪苓汤、附子汤、麻黄升麻汤、柴胡加龙骨牡蛎汤),其在加减法中提及茯苓者计4方(小青龙汤、小柴胡汤、四逆散、理中丸)。全书茯苓总共出现15处。如将这15处有关证候进行对比,就可以看出,证候中有“小便不利”或“悸”、“眩”之症者,就有10处。其它五处从病机上分析也有水湿为患的见症。很明显,仲景《伤寒论》处方中用茯苓,都是取其利水气而治悸、眩、小便不利等症的。因此可以认为,茯苓四逆汤中的茯苓也主要是用来“伐水邪”的。

2.再从《伤寒论》原条文的排列顺序来看,仲景不把茯苓四逆汤证排在少阴篇的四逆汤证中,反而排在苓桂甘草汤证(65条)、苓桂术甘草汤证(67条)和五苓散证(71~72条)、茯苓甘草汤证(73条)之间,而为第69条。说明这几条证治在病机上不仅都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阳气受损,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水气为患。故在治疗上,尽管在通阳、温阳、回阳的用药上有所不同,但都用了利水气的茯苓,所以排列在一起。

我们明确了茯苓四逆汤中用茯苓的真正意义,就可以全面地认识到茯苓四逆汤证,不仅有“阳虚而神气浮越,阴虚而阳无所恋”的病理,同时还有水气为患的病变,其主症“烦躁”正是这两种病变的共同反应。所以,仲景既用四逆加人参汤以回阳救阴,又重用茯苓以